

冰凌推薦 叩問一座大山的非凡特質 (散文连载一)



作者：張林華

一座山也如一個人
人有氣質山有特質
莫干山的氣質鮮明、飽滿、獨特
——題記

順著手指滑動的指向，從一張五彩斑斕的中國地形圖上，您很容易觀察到，在這片遼闊大地里以綠色為主色調的東部區域，莽莽蒼蒼、橫跨皖浙兩省的天目山脈，其主體部分原本穩穩當當地蟄伏於安徽境內，卻又似乎不太安分似的逕直地向東北方向延展，彷彿浩瀚東海邊的繁華上海灘，才是它心儀的終極目標。然而待它越境觸到了浙北區域，卻似乎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唐突，驟然收住了疾行擴張的步伐，因為它劈面遇到了水鄉遍佈的杭嘉湖平原，便緊急制動，唯留下一座山峰，因為急吼吼搶先在前，遂凸出在三面平坦的區域里，客觀上就變成了方圓數百里江浙平原上，離上海最近的一座山。這座出生不凡的山，就是——莫干山。得天獨厚的莫干山，作為天目山的余脈，因此得以俯視整個一覽無餘的廣袤的杭嘉湖平原，與約二百里外的大上海遙遙相望。

誰能跟莫干山比身呢？風景秀麗、氣候涼爽的莫干山，從出生那一刻起，憑著其非同尋常的區位優勢、容貌特徵等自然稟賦，就讓橫互萬里版圖的千山萬壑望其項背了。有據可查的事實是，遠在1919年，莫干山尚屬於一塊處女地未被所謂“開發”，甚至於對絕大多數世人而言完全是個陌生的名字時，民國政府內務、外交、財政三部即會定《避暑地管理章程》及《避暑地租建章程》，自此時起，默默無聞的莫干山，即與廬山牯嶺、鷓鴣山、北戴河一起，被中國官方確認為四大“避暑勝地”，正式允許國內外人士租地蓋樓避暑。“時時皆有風，處處透涼意。”這不能不視作是莫干山的一種天生麗質，一種得天獨厚。更為難得的是，相較於大自然的饋贈，歷經幾個世紀的風雲變遷，人們對於美麗莫干山的情有獨鍾，千種禮遇，一點也不遜色，而且滿腔熱情地，持續不斷地賦予和添加它更多美麗動人，乃至有些離奇魔幻的色彩，真可謂既具體又熱情。即使是在對山名的由來一事上，也不吝美麗寄辭。春秋戰國時期，莫邪和幹將夫婦奉吳王夫差之命，在莫干山鑄劍，以生命為代價，終於鑄就以莫邪幹將名字命名的雌雄寶劍一雙，這一悲壯歷史傳說的千古流傳，坐實了莫干山之名來自於莫邪幹將夫婦名字的說法，查遍正史野書，似乎無人對此有異議。從不知何時開始確認的莫邪幹將鑄劍之地“劍池”，到當代人在劍池旁專立的鑄劍雕塑，無不以某種姿態，在不斷固化和強化這種認知與情懷。顯然經歷朝歷代，人們都對其有著美好祝願。

莫干山的美是顯而易見的，是毋庸置疑的，重要的只是，怎麼來看待莫干山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美？特別是它置身祖國千山萬壑之中，具有何種經年累月愈發超凡脫俗的獨特氣質？古希臘美學家亞里士多德從不否認美所具有的天賦異稟屬性，但他顯然更關注和強調“美”，還要“由有體積和有次序的安排所組成”，這就清晰闡明瞭自然美與後天美的辯證關係，特別強調

了美的多樣性與發散性原理，亞里士多德為人推崇的偉大之處恰在於此。誠然，莫干山的美，不僅在於令人陶醉的、修篁遍地的自然山水景觀，更在於它密不透風的、深蘊於肌理的歷史文化氛圍。尤其這種歷史文化氣質，它產生於近代中國激蕩變化的歷史變革背景下，融入了人們與社會環境、地形條件的相互依存關係，並從一個側面表達著近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價值，它因此成為觀察近代中國的一個極好的窗口，透過莫干山的歷史景觀，後人可以從一個側面洞窺那段風雲激蕩的歲月。

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只能說，我必須得說——莫干山的美，是獨具風采的，是無與倫比的，是彌足珍貴的！

一、莫干山之秀氣

——秀氣，是莫干山撲面而來最具標識度的氣質屬性

1954年3月14日，原本是個尋尋常常的日子，但對莫干山來說，因了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，讓這一天變得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，以至永載史冊。神秘人物雖靜悄悄來去，且行程匆匆，其轟動效應卻至今仍有迴響。

淳樸的莫干山對這位神秘人物大駕光臨的接待安排，既有禮又節制，不事聲張，於是讓早春的這次突訪多少有了一點神秘的色彩。春寒料峭，是旅遊的淡季，山上原本沒有幾個遊客，大教堂這一天竟意外地免費放映電影，山民們於是奔走相告，三三兩兩，競相趕去觀影。讓他們事後感到追悔莫及的是，他們竟因此錯過了一次極為難得的觀賞這位神秘人物風采的機會。當然，此後若干個日日夜夜，他們均因為這位神秘人物的造訪而深感驕傲。因為，這位神秘人物，是他們敬仰的開國領袖毛澤東！

猜度毛澤東一天里匆匆來去的用意，應該有無意擾民的考量，何況，他的此次上山，原本就為休閒放鬆而來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剛剛打贏了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，國家治理的任務繁重，可以說是百廢待興。共和國的領導人着手制訂國家治理主要遵循的根本大法《憲法》。毛澤東對此高度重視，不僅明確指示相關起草人員，不僅要參考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憲法，還要參考借鑒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，甚至還要涉獵從晚清到北洋軍閥、民國蔣介石時期具有一定代表性、參考性的憲法樣本，從而取其精華，棄其糟粕，為我所用。與此同時，毛澤東更是親力親為，直接參與憲法的修訂工作。從1953年12月到翌年3月，毛澤東抽出三個月時間，專程來到杭州，主持憲法修訂工作。鑒於毛澤東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，中共華東局的領導人為了讓主席適合調整節奏，改善睡眠，特邀請他到莫干山走走。毛澤東考慮到憲法草案修訂已接近尾聲，即將安排回京事宜，於是同意到莫干山走走，遂有了這次特別的莫干山之行。

滿屏蒼綠，清麗秀氣，大抵是初入莫干山撲面而來的一種直觀感受，當然也是莫干山在第一時間即能強行植入遊人的深刻印象。遠眺近觀，但見土地遼闊，雨絲細密，煙雨繚繚中的群山恬靜地橫臥在天際，線條起伏，如被重重地洗過了一般，又似讓墨線勾勒一般，每一寸土地都被綠色覆蓋，或深或淺、或明或暗、或濃或淡，在盛夏的空氣中葳蕤蒼翠，伴隨飛瀑鳴泉、鳥語蟬唱，一切都那麼和諧柔美。顯然，莫干山如波濤一般的青翠竹海，和與此相關的芳香宜人的新鮮空氣，均給領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。我看到過毛澤東遊歷莫干山竹徑的照片，即使是身披大衣，毛澤東也是雙手插在褲兜里，漫行漫覽，顯得步履輕鬆，自由自在。他順著台階信步而上，時而又停下腳步，面對竹林，稍事休息，點上一根煙，像若有所思起來。

錦繡江南其實也多名山，南方之山各有其美，且深諳自身價值而各美其美：江西廬山巍峨迤邐，安徽黃山險峻雄偉，福建武夷山奇崛夢幻……與上述名山大川相比，浙江莫干山就山勢而言，並無出奇之處。海拔不夠高且不論，就山勢而言起伏轉換綿綿不絕，但大致有些中規中矩，略顯平淡無奇。莫干山的美，只有待您上得山來，才彷彿“呼啦”一聲拉開大幕，得以顯露出它的真面目。山道彎彎，當您驅車隨路而上，漫山遍野的竹海，不由分說地撲入您的眼帘，便頓時凸顯出山勢超越平淡意境的另一種壯觀氣象來。山回路轉，光影明暗變幻，貌似單純的一種綠色，竟可演繹出豐富層次的色彩。

竹海之美，無疑是莫干山的最直接、最直觀的魅力所在。論身份，所謂松竹梅“歲寒三友”中，如果說松是精英公子，梅是貴族小姐，竹就算得上是平民百姓了。這倒不僅因為論覆蓋面積它遠超松與梅，簇擁在群山之中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，更在於它的草根性，在於它沒有顯赫的地位。青綠的莖秆，深嵌著一道道素色的竹節，一蓬蓬薄薄尖尖的竹葉，是“布衣”小民的打扮。生性簡樸草根，卻自有令人欽服的品性，只要一層土就能立足，即使是在斷崖絕壁的地方也能伸直自己的腰桿。“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南西北風。”鄭板橋的這首咏竹詩，成了某種高貴品格的生動寫照。

倘于春季上莫干山，山上仍有寒意，適逢勁風襲來，伫立山頂，俯瞰竹海起伏洶湧，竹梢上發出的呼嘯聲浪，有如在黑龍江新安嶺大森林里聽到的滾滾松濤。翠竹本是纖細的景致，一旦成片成林，便形似竹海，尤其是在勁風吹動之下，更能顯示出此起彼伏般別樣的恢弘來。待到初夏六月時節上山，尤其“請君冒雨游”時，情景就大不同，雨後霧濃，山影綽約，車隨路升，竹海景象被濃霧籠罩。但是，翌日放晴之時，霧漸漸淡去，一束束陽光穿透霧幔，灑在竹海之上，站在不同角度欣賞，閃動的竹葉反射不同光澤，當其時，人在竹海行，宛如行于仙境。霧後天晴，是莫干山對來訪者最好的禮物。密雲薄霧隨風飄散，欲遮還羞，或絲或片，露出純棉的白或者淡淡的灰，透過稀薄處，可見天空，此時最易涌至眼底底，是一種令人陶醉的竹海之美。而且，最美應是晨曦初露時，清風吹來，將霧幔如同一條條絲綢裁剪，隨風

林，是片片竹林形成的竹海，因此可以說，竹，是這座江南名山的主體生物，是山的主人與象徵。木心的文章，遂直接以竹為題，文字也多達數千字，可謂細緻入微地描寫了莫干山翠竹，以及由翠竹派生的竹葉、竹筍、竹具等生物與工藝品等，並延伸聯想到由此生發出對文學創作與個人心境、生活感悟的幽思，在其鮮明亮麗的文字背後，深邃的思想，形而上的思考便如莫干山的山泉水于山澗石溪汨汨而出。儘管如此，他依舊存意猶未盡之憾，他後來也承認，自己對莫干山翠竹的描繪，還是很不夠的，有如九牛之一毛。

木心的想法確實不為虛妄，因為莫干山的綠竹是那樣濃密，浩瀚成海，它不是屋前屋後的小盆景、小裝飾，而是山的主體。雞皮竹、軟竹、輕竹、木竹、象牙竹、枝竹、紫竹、桃枝竹、早元竹、花竹、黑筋竹、鳳尾竹、苦竹和紅殼竹等上百個竹子種類。它們漫山遍野，自由生長，在方圓四十餘公里的山區內，層層疊疊，依著山的不同坡度高度蜿蜒起伏，隨著太陽的光影移動深深淺淺層次分明地變換著翠綠金綠黃綠青綠。汽車駛了一程又一程，視野里的綠竹還是無邊無際，撲面而來，如大海波濤，忽而推出一排綠色洪峰，忽而下沉為一片綠色低谷，風搖波滾，縱橫恣肆，氣象恢弘。遠處觀竹海，整體效果更壯觀，它似為山體覆蓋上的一層厚達數米的綠色植被一般，給人帶來濃濃的涼意。終年行走在都市鋼骨水泥森林中的人，置身這一望無際的綠色竹海，心曠神怡，浮想聯翩，不啻是一次生命意識的釋放。我想這應該就是竹子品種繁多，遍及祖國遼闊疆域，而莫干山之竹氣韻獨特鮮明，以致特別令人難忘的緣由吧？難怪毛澤東主席當年一句“綠化要講覆蓋率，要達到莫干山的標準，才算綠化。”在山民中口口相傳，津津樂道，這究竟係領袖在何種場合而言已無從細考，但莫干山人對莫干山秀麗風景的自信自豪，是完全掩飾不住的。

毛澤東事涉莫干山秀麗風光的這句話，當然不是道聽途說的空穴來風，而是他于1954年親自登臨莫干山實地考察，親身感悟以後發出的真實贊語。聯想到我們飽經戰亂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疆土，歷經多年天災人禍，猶如一片荒蕪的原野亟待復甦還春，毛澤東發出這樣的贊譽，應該是他來到莫干山以後發自肺腑的心誠之願。期間還發生有一件可為此事佐證的趣聞軼事：毛澤東喜歡登高望遠，為此他興緻勃勃地來到莫干山主峰塔山、炮台山等制高點觀看山野風光，對莫干山的遍地植被，滿山竹海，讚不絕口。興緻勃勃間，不由得和陪同的王芳同志（原籍山東，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）開起玩笑來，“我看山東只有一半地方的綠化像莫干山，你的名字就可以改嘍。”這句玩笑話原本就是由有頭的，在杭期間，中央辦公廳主任羅瑞卿曾經這樣建議道，“王芳同志，你這個名字中的‘芳’字，念起來很像女同志，應該改一改，去掉草字頭。”誰知王芳本人卻並不認同，他申辯說，我的任命書是國務院發的，改名字要向中央報告的。見在場的同志贊同羅瑞卿的意見居多，毛澤東卻意味深長地出面打了個圓場：“你們同意，我不同意！你（老家）山東綠化這麼差，到處荒山禿嶺，山上不長樹，有的連草也不長。你王芳頭上剛剛長了一棵草，就要除掉它，我不同意，什麼時候山東綠化搞好了，你再改名字。”這雖說是個玩笑，但談笑間，毛澤東對莫干山綠化率的高度認可，是確鑿無疑的了。（吳承濤《莫干山別墅往事》）

前些年，《紐約時報》評選公佈“全世界最值得去的地方”，中國內地有拉薩和莫干山兩地上榜。這類評選活動純屬一家之言，不應太看重，不過也多少能說明一點問題。莫干山何以能夠在如林的中國名勝中脫穎而出？答案是近年來在莫干山地區，悄然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純生態的休閒旅遊業態——“洋家樂”。持續有老外在當地租用農房，建造融於綠水青山之自然美的民宿酒店。酒店基本保持了原農捨的外觀，但對農房內部進行了精心改造，以便適合現代人生活之需。每項改建都基於對當地村民與民俗的理解與尊重，並秉持合作互惠原則，為大山深處的農戶換來了生活巨變。比如，為禦寒而新挖的壁爐，其燃燒材料取自當地廢棄的玉米杆，其他器具如浴盆、木床、桌椅等，材料取自當地，工藝則師法自然。於是，細竹條鋪成屋頂，竹編成窗簾，石槽成為洗臉池，電燈用樹枝包裹。臥室里轉動的，是木質大吊扇。不一而足。除了當然會有的地道西餐，當地司空見慣的農家蔬菜、竹筍蘑菇，都成為客人津津樂道的美食。（接下頁）



蕩開，漸漸變為一絲一絲白線，融入竹海的綠色。

秋天到了，梧桐葉落，楊柳枝枯，花兒卸去了紅衣綠裙，莫干山的綠竹卻依然容顏不改，生氣勃勃，偶有飄墜的落葉紛紛揚揚，輕若蟬翼的窸窣聲，讓人聯想到莫奈筆下金黃的絢爛。

作家木心就曾為莫干山翠竹林營造的詩意所感動，而在他的專著《哥倫比亞的倒影》一書中，專文加以描繪：

莫干山以多竹著名，挺修、茂密、青翠，蔽山成林，望而動衷。尤其是早晨，縹霧初散，無數高高的梢尖，首映日光而搖曳，便覺眾鳥翻鳴為的是竹子，長風為竹子越嶺而來，我亦為看竹子乃將雙眼休眠了一夜。

莫干山的竹林，高接浮雲，密得不能進去踱步。使我詫異的是竹林里極為乾淨，終年無人打掃，卻像日日猶如潔淨；為什麼，什麼意思呢，神聖之感在我心頭升起——繼而淡然惋惜了——那山上的居民，山下來的商客，為的是吃筍，買賣筍干，筍葉可製鞋底，斫伐以築屋搭棚，劈削而做種種篾器，當竹子值錢時，功能及奴性。生活，是安於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織。更有畫竹、咏竹，用竹為擔，為篙，為斗，為刑具——都已必不可少，都已可笑，都已寂寞。（木心《竹秀》）

莫干山之于木心，是有某種特別的意義的，木心在這篇題為《竹秀》的文章里自有交代，“莫干山半腰，近劍池，有幢石頭房子，是先父的別墅”。房在林中，林在山中，一切都那麼和諧，而莫干山的“林”，則專指竹林，是棵棵毛竹構成的竹

